

# 痛并快乐着

## ——《神奇的天书》创作始末

殷军



01&gt;



距离年会还有半个月的一个下午，我们聚在一起讨论雅昌春晚小品的事。

大家面面相觑，可以吗？毫无表演经验，也没正经搞过节目创作，能把大家逗乐么？

就在这种质疑的状态下，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头脑风暴会。

拿什么说事呢？

“说书吧！”有人提议。我们做了二十年的书，四楼的样书库，一个偌大的空间里，满满当当全是书。嗯，说书。怎么说呢？

有人因为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想起了“神奇”这个概念，让我们的书就像哈利波特手中的魔杖一样，有着无与伦比的神奇威力。于是，大家就一搭接着一搭地往外延伸，各种想法蹦

了出来。就像黑暗中被点燃一颗小火星般，最初的雏形创意经过大家讨论后扩张和塑形，终于演变成一个故事。

徐铮在《人再囧途之泰囧》的创作思路谈到，他认为真正主流的喜剧片，是应该有一定的主题，有作者意图，有主旨表达，在形式上具备喜剧效果的电影。我们构想关于“书”的神奇故事，寄托着我们对雅昌产品的热爱，也想通过喜剧形式将这种情绪传递给大家。

这本书的神奇故事是从两个拍卖主持人开始的。主持人的说学逗唱引出了书籍神奇之处三个情景剧：可以让乞丐瞬间变得富有，令白富美为之倾倒；可以交换“切糕”，让一个“官二代”交换出所有财富；甚至连它的出场方式

也如此令人销魂，由两个耍宝的魔术师在互相斗法一番后变化而来。

故事结构搭建好后，对白和表演细节是在不断表演中得到逐渐完善的。每个演员都参与其中，每一次排练都是对剧情的补充和对角色的丰富。动作设计，出场方式，配音效果，如何添加笑点……这个过程繁琐辛苦，但很快乐。在食堂，在楼顶，在库房，我们坚持每天排练每天改进。我们常常因为想不到更好的表演方式而苦恼不已，也常常因为某位同事的出位表演捧腹大笑。

其中有一场和莫言有关后来被删掉的戏，让我记忆很深刻。

故事缘起是拿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奖说事，第一次彩排后发现这个情景剧笑点不够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办公室一起想怎么改台词，由春运想到了莫言去买火车票被问到名字的情景。

售票员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莫言穿着军大衣，耷拉着帽子，说道：“中文名还是英文名？”

售票员有些不屑地看着他，“呀，就你这怂样还有英文名？说来听听。”

莫言撇着嘴，“Shut up！”

售票员疑惑不解，“啥？”

莫言重复一遍，“Shut up！”

售票员以为是骂她，跳起来吼道，“你才shut up。你全家都shut up！”

莫言很委屈地说，“咋骂人了？”

售票员再次问道：“中文名叫甚么？”

莫言说：“我妈叫我莫言。”

我们其中两个穿着服装，当着演员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试着念下去，饶有兴趣。原来很多想法都是在尝试和沟通中诞生的，只有真正地投入进去，才能发现其中的趣味，才能产生好的作品。也因为这种大胆的尝试，让我们



图1&gt;《神奇的天书》海报

图2&gt;《神奇的天书》剧照



增强了信心。应该可以更好，我们应该为自己加油。

典型的喜剧情境，大致基于两种设置：困境和误会。可能是难以解释的，却能引起共鸣的困境，也可能是一些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的误会。如果没有，就只能在对白和表演细节上硬挤笑点。后来，我总结莫言这场戏被删掉的原因，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困境和误会，导致笑点不够。这是失败后得到的教训和体会。

对自己的作品保持中立态度，多听听别人意见，对于创作的提高很有帮助。在不断排练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很多中肯的指导意见。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们“增加一些来源于生活中的素材，要让大家感到亲切自然”；导演和技术组给了我们很多帮助；王总在临近年会表演前还对我们做出指导意见，仔细地斟酌每一个表情、每一句对白。这些指导和肯定，让我们得以规避很多自己看不到的误区，让表演的细节显得更加丰富起来。

从质疑开始，到信心的增强，再到被肯定和受鼓舞，我们经历了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享受到了创作和表演带来

的喜悦，也能感受到给别人创造快乐的同时，给自己带来了快乐。

最后一天，演员们要提前赶到现场去彩排。一场意外的交通事件，导致我们耽搁了彩排的时间。匆忙赶到会场后，突然发现少了一件非常重要的道具，当时的紧张心情可想而知。后来，在其他部门同事的帮助下，道具被运到了会场。这些突发事件，使我们的最后一次彩排并不理想。

离彩排还有一段时间。老大提议我们出去拍纪念照。我们走出会场，来到了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有人正在悠闲地挥杆打球，有人伫立在球场凝思，不远处是青山，右边是一片湖，有风从湖上来，夹带着暗绿色的潮气，此时此刻，令人安静。我们站在湖边，借着美景，留下了最珍贵的瞬间。那一刻，大家似乎忘记了刚才的紧张和不安，只听到这细语般的风声，细想这半个月经历的一切，才明白：原来，人生的每一步都是痛并快乐着。